

母亲

第一部

员

每天,在郊外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中,当工厂的汽笛震颤着吼叫起来的时候,那些在睡梦中还没有得以使疲劳的筋骨完全恢复的人们,满脸阴郁的,就好像受惊的蟑螂似的,从那些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走到街上。在寒冷的微光里,他们沿着没有铺砌的道路,朝着工厂中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石头房子走去。在那儿,工厂正睁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亮泥泞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泞的路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时不时发出嘶哑的说梦话似的喊叫声,粗野的叫骂恶狠狠地撕碎了凌晨的天空,然而,对于他们,扑面而来的却是另一种声响——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高高的黑色烟囱,就像一根很粗大的手杖耸立在城郊的上空,那颤动的样子,阴沉而肃然。

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它的血红的余光照在家家窗户玻璃上面,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里,将这些人抛掷出来,好像投扔无用的矿渣一样。

他们,面孔被煤烟熏得漆黑,嘴里露出饥饿的牙齿,沿着大街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有点兴奋,甚至是喜悦——一天的苦役已经做守了,晚饭和休息正在家里等着他们。

工厂吞食整整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整天的时兴就这样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却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着眼前的享受——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歇息和快乐——还是觉得满足。

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十点左右,然后,那些老诚持重、有家小的人们,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他们骂着年轻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从教堂回来后,吃过了馅饼,就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成年的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强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

入夜之后,他们懒散地街上逛荡。有穿套鞋的,即使天不下雨,也把套鞋穿上。有拿雨伞的,即使天上出着太阳,也把雨伞拿来。

他们相到碰面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的谈论,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拙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孤独的闪光。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吵闹,常常是拳打脚踢。

年轻的则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他们拉起手风琴,唱着淫荡放肆的小曲儿,说些下流过瘾的话,跳舞,喝酒。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醉了之后,满肚子无名的火气,立刻就沸腾起来,寻找着暴发的机会。一旦有了这种可以发泄一气的机会,他们便抓住不放了,哪怕是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就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往往是头破血流,有时打成残废,甚至把人打死。

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这种感情,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地年深月久根深蒂固。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你黑影子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走进坟墓。在一生之中,是它叫他们做出许多令人生厌而又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每当到了休息的日了,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

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幸灾乐祸地炫耀自己对伙伴的殴打;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有的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在路旁围墙跟下,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立刻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有气无力的儿子就狠命地揍,之后,把儿子带回去,好歹马凶们将就到床上睡觉算是了事,因为第二天早晨,当汽笛像黑暗的洪水在空中流过来怒号不止的时刻,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尽管他们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是在老年人看来,小伙子们的酗酒和打骂是完全合理的现象——因为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同样地酗酒和打架,也是同样地受他的父母的殴打。生活从来都是一样的——它平缓地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似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知流向何方。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重复老一套。所以说,他们之中没有人想改变眼前这种生活。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

起初,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陌生人而受大家注意,后来,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的地方,稍微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话之后,他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在这儿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和他辩论,只是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一些人心里惹起盲目的愤怒,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在第三种人心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着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便索性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的东西的时候,工人区的人们就牢记不忘了。他们对于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他们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常规。虽说无聊,但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力量压迫,他们并不期望什么较好的变化,他们认为一切的变化只能是更加重压迫。

工人区的人们默默无语地离开那些讲新奇事情的人。

假若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单调的人群融合的话,那么,他们只好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孤单地留在工厂……

如此生活上五十年——人们就自然地死去了。

圆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是如此生活着,他是个毛发浓重、脸色阴沉、眼睛细小的人;当他那双眼睛躲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常常带着猜疑的不怀好意的冷笑。他在工厂里技术数一数二,是工人区第一个在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时不时的,大家伙想要揍他,可总是不成。符拉索夫看见有人前来找茬的时候,他便攥上石头、木板或者铁片,宽宽地叉开两腿,毫不出声地等着来犯之敌。他那张从眼到脖子全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使大家伙感到可怕。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望而生畏——细小而且尖锐的眼睛,好像钢锥一般地刺人,凡是碰到他目光的人们,都会感到他那般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兽野般的劲头儿。

“给我滚开!孛种!”他低声怒骂。从他满脸的毛须里面,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本想着要揍他的人们便怯生生地回骂着走开了。

“孛种!”他在他们的背后骂着。他的双眼中露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冷笑。他挑衅似的伸直了脖

子仰起了头 跟在他们后面叫道：

“来！想死就滚过来！”

谁也不想死。

他的话不多，“孬种”是他喜欢常用的字眼。他用这俩字呼喊厂主、警察，也用来叫唤老婆。

“呔！孬种！看不见？——裤子破了！”

当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符拉索夫有一回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

“别动手！”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就像阴影渐渐称向白桦树一样。

“受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受了……”

他举起了铁锤。

“好吧！……”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补充说：

“唉，你这个孬种！……”

这事发生不久，他就和妻子说：

“以后甭再朝我要钱了！巴什卡能养活你了……”

“那么，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

“用不着你管，孬种！我去睡婊子！……”

他并没有去睡什么婊子，然而从此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也没向他开口。

他养着一条和他自个一样高大而多毛的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好像是在那找人似的，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告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那凄惨难听的歌声，在他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自顾自地哼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叫人联想起了冬天的狼嚎。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直至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他身边。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死前的五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

“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粥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孬种！”米哈依尔声音喑哑地骂着。

医生走后，他老婆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唬她，叫道：

“我好了——对你没好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刻，他死了。他张着大嘴巴，躺进棺材，而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锁着。

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和几个工人区

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没有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都停住脚画着十字,相互地谈论着:

“从此彼拉盖雅可以安心啦,那个人死了……”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

“不是死了,是公毙了……”

棺材埋了之后,人们就都走开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掘起的泥土上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猿

父亲死后不到两个礼拜,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在桌子上敲着,一边呼喊他的母亲。

“拿饭!”

母亲走近他的身边,和他并排坐下,把他的头搂近自己怀里,拥抱着他。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嘴中喊道:

“妈妈——快些!……”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叫着。

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但他没有失去知觉,在他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个问题:

“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使他的心灵倍受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动,他故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

“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他呕吐起来。

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放在床上,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渐渐地醒过来,但他周身的一切和身下,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晃动不停。眼皮觉得很重,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胡乱地想着: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

“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明白,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旧说:

“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得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也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如同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着心吊着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逐渐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佛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冰水来……”

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手风琴响起来了。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而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橱上放着一面小镜,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一切。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对工作非常热心,既不偷懒,也不犯规。

他沉默寡言,一对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

母亲非常留心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尖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佛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她有时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瘦多了!”她叹息似的说。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要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息日,他总是一早就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有一次,他拿回了一张图画,把它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

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作的书架上,书逐渐地多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畅快。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沙”,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她说:

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他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厉害地搅动了她的心。她像是有种非同寻常的预感。偶尔,母亲对儿子觉得不满了。她想:

时不时地，她想：

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呢，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就这样,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不知不觉地,两个年头也过去了。这之间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与日俱增的担忧,日子过得奇妙而沉默。

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巴威尔放下了窗帷,坐在一边的角落里,他把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面,开始看书。母亲收拾好碗碟,走出厨房,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我就是这样！”她匆忙地说着，似乎很难为情地皱着眉头走了出去。但是，她一动也不动地在厨房里立了一会儿，满腹心事地洗净了手之后，又走近他的身边。

他把书合起来。

母亲笨重地和他并排坐了下来。仿佛是在期盼着什么重大事件似的,竖起了耳朵,挺直了胸脯。

巴威尔并不盯着母亲，他低声地令人感到森严可怕地突然说道：

“我在看禁书。因为在这些书里有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禁止我们看……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你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她觉得他好像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低沉、有力而响亮。他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怪模怪样地抬起眼睛盯着屋子的角落。她替儿子害怕,并且感到可怜。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沙?”她说。

他抬转头来,瞅着母亲,低声地回答:

“我要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却很坚定,眼里放射出执拗的光芒。

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她早已惯于不加思索地顺从,现在,从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她只有静静地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道,但是她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

“请你想一想,咱们过得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难道过了一天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可爸爸却不知道,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经有了七栋厂房了!”

她听着他的话觉得可怕,但还是贪婪地听着,儿子的眼睛漂亮而明快地放着光芒。他把胸口抵住桌子,靠近他的母亲,直望着她满脸的泪水,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他用青年人的全部力量,用那种因为有了知识而自豪的、神圣地信仰着知识真理的学生的热情,说出了他明了的一切——他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母亲听,倒不如说是想对自身作一番考查。有时候,想不出合适的话,他住了嘴,在自己面前,他看见了那张悲哀的脸,脸上那对饱含泪水的眼睛闪出昏暗的光。

她的眼睛含着恐怖和惶惑。他可怜起母亲来,他重新开始说话,但是这次谈的却是关于母亲自身,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

她听了这些,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在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情调。这种情调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谈她的个人生活呢,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的不很明朗的思想,轻轻地吹燃了已经熄灭了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这是早年青春思想和感情。关于人生,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长时间地聊过,很仔细地聊过,但她们大家——连她自己在内——只是埋怨,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但是,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睛、面孔,乃至他所讲的一切——都在触动自己的心灵,她的心中,充满了对于儿子的自豪,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苦恼,疼爱她,怜惜她。

做母亲的——向来没人怜惜。

这她是知道的。儿子所说的关于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悲伤的,为她所熟知的真实情景。在她胸膛里,无限的感触轻轻地颤动起来。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让她温暖。

“那么,你打算怎样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得学习,然后我再教旁人。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我们必须明白,必须懂得,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

他的碧眼——老是认真而严厉的那双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这样亲切——使她很高兴。在她两颊的皱纹里虽然还有眼泪在颤动,但在她的嘴唇止,已经露出了满足而恬淡的笑意。在她心里,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的双重感情,被动摇着,但是另一方面,她还是不能忽略她儿子的青春,还是不能忘却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了的生活。她很愿对他说:

“她孩子!你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

但是她又怕这样会妨碍她对儿子的欣赏,他在地面前突然变得这样聪明……虽说对她有点陌生。

巴威尔看到了他母亲嘴唇上的微笑,脸上专注的神情,以及眼里的爱慕,例以为他已经使她了解自己的真理,于是,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说服力的自豪,提高了他对自己的信心。

他谈得兴奋起来,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常常从他的话里流露出憎恶的感情。母亲听到这种高谈阔论,惊慌地摇着头,急切地询问儿子:

“真的吗?巴沙。”

“真的!”他断然回答。

他向她谈起了那些想为大家做好事而在民众中间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把这些人当作兽类似的捕捉、监禁、充当苦役……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热诚地慨叹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这些人物在她心目中引起了恐怖,她又想问他:

“真的吗?”

但是,她没敢问出口,只是呆呆地继续听儿子给她讲那些她所不了解的、教会她儿子想去说一些对他有危险的事情的人们的故事。后来,她终于对他说:

“天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好,就睡!”他应着。而后,他向着她弯下身来,轻轻地问道“妈妈了解我吗?”

“了解了!”母亲叹了口气回答道。从她的眼里,又滚出了泪珠儿。她抽咽了一下,又添加上一句话:“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他立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说道:

“这样,妈妈,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去,我全对你说了!母亲,假使你爱我,我也请求你不要妨碍我……”

“我的宝贝儿子呀!”她叫了出来。“还不如让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握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把它攥在自己的两手中。

他充满了热情的有力地叫出来那声“妈妈”,使她非常震惊,而这种握手也是非常新奇的。

“我什么也不妨碍你!”她断断续续地说。“只要你当心自己,千万要当心!”

她其实并不知道要当心什么,她又很忧虑地说道:

“你越来越瘦了……”

她的目光中满含着亲切与温柔,她紧紧地盯住了他高大而匀称的身体,冷静而迅速地说:

“上帝保佑你!我什么也不妨碍你,你只管好好地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吧。不过,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不要轻易对外人谈起这些事!对外人非提防不可——人们都是互相嫉恨!有些人又贪心又妒嫉,他们乐意干坏事。你要是去撕破他们的脸皮,说他们不好——他们就恨你,想着法儿害你!”

儿子站在门口,听着母亲说些难受的话,等她说完之后,他含笑说道:

“人们很坏,那是真的。但自从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真理以后,人们就变得好了!……”

他又微笑了一下,接着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小时候就害怕生人,长大了,开始憎恨他们,对于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卑劣,对于另一些人,却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只有一色的憎恨。但是,到了现在,我对他们有了不同的看法——不知是怜惜他们还是怎么的?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自从我知道了人们的丑恶并不是全怪他们自己的过错之后,我的心肠就软下来了……”

他仿佛是在倾听他自己的心里话,便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若有所思地低声说:

“哦,真理是多么有力量!”

母亲凝视着他,平静地说道:

“天啊,你真变得可怕了!”

等他睡熟了之后,母亲轻后轻脚地下了床,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边。

巴威尔仰身睡着,在白色的枕头上面,很鲜明是显示出他淡黑色的、倔强而严厉面容。

母亲穿着一件衬衣,赤着脚板,用手按住胸口,默默地伫立在他的床边,她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从她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混浊的眼泪。

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

缘

有一回,是在某个礼拜中的节假日,巴威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

“一拜六城里有客人来。”

“从城里?”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哭出声来。

“喂,为什么?妈妈!”巴威尔不满地询问。

她用围裙擦了擦脸,叹息着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

“是害怕吧?”

“害怕!”她下意识地承认道。

他对着她的脸俯下身来,像他的父亲那样气冲冲地说道:

“要是胆小,我们就会失败的!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人,看见我们害怕,就会变本加厉地威胁我们。”

母亲忧愁地说:

“你不要生气!我哪能不怕呢!我害怕了一辈子了——心里尽是可怕的事。”

他缓和了语气,低声说道:

“妈妈,请原谅我——实在没有别的法子!”

他走了出去。

这三天之中,一想起那些可怕的陌生人要来,她的心就不停上打战。

儿子目前所走的那条路,正是他们指点的。

礼拜六的傍晚,巴威尔从厂里回来,洗了脸,换过衣服,又要出门的当口儿,把目光避开母亲说道:

“客人要是来了,就说我马上就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无力坐在凳子上。儿子皱着眉头看着她说:

“要么,妈妈……到别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句话使她生气了,她否定地摇摇头,说:

“不用。为什么要那样呢？”

这是十一月下旬。白天，在结冻的地上，落了一场细粒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走出去的儿子踩雪的声音。很浓的暮色，好像心怀叵测地要窥探什么，不动声色地靠近了窗边。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

她好像觉得置身黑暗中，有些身着奇装异服的歹人，弯腰屈背，东张西望，从四面八方偷偷地钻了进来。果不其然，有人已经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正用手在墙壁上摸索。

能听见口哨的声音。这娓娓而哀愁的口哨，好像一般细流在寂静的空气里盘桓，它沉思似的在黑暗的旷野上徘徊，仿佛是在寻觅什么，渐渐地走近了。突然，好像在板壁上冲撞了一下，这声音骤然消失在窗下了。

门洞里有脚步声，母亲打了个冷战，紧张地竖起眉毛站起身来。

门开了，起初，屋子里先伸进一个戴大羊皮帽子的头，跟着，慢慢地弓着腰走进一个很高的人来，他伸直了腰板儿，缓缓地举起右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

“晚安！”

母亲默然地鞠了个躬。

“巴威尔不在家吗？”

那个人从容地脱下毛皮外套，抬起一只脚来，用帽子撞去了长筒靴子上的雪，接着又把另一只脚上的雪掸去，把帽子仍到角落里，迈开两条长腿，一摆一摆地走进房来。走到椅子旁边，朝着椅子看了一眼，像是估量一下这把椅子是否牢靠，最后，坐了下来。用手掩着嘴巴，打了一个哈欠。他的圆脑袋，剪得光光的，两颊也剃得精光，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那大而突鼓的灰色眼睛，朝屋子四下望了一望，然后把一条腿落到另一条腿上，在椅子上面摇晃着，问道：

“这间房子是你自己的，还是向人家租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回答说：

“是租的。”

“房子并不怎么好。”他批评了一句。

“巴沙马上就回来，请你等他一会儿。”母亲安静地说。

“我是在等他呢。”那个高大的男人镇定地回答。

他的镇定的态度、柔和的言谈和单纯的容貌，使她觉得安心，他坦白诚恳地望着她，在他清澈的眸子里流露出愉快的火花。在他那修长的两腿、耸肩屈背、瘦骨嶙峋的身体里面，似乎有什么好笑而又使人喜爱的地方。他穿着蓝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裤子，裤角塞进长筒靴里。

她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是不是很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他忽然摇动了一下身子，先开口问她了：

“妈妈！你额上的伤疤，是谁打的？”

他眼里含着明朗的微笑，亲切的探问着。但这个问题却使她气恼。她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又不失礼的口气反问道：

“我的老天，这种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把身子朝她倾斜过来。

“不要生气，干吗要生气呢，因为我的养母也和你一样，头上有这么一个疤，所以我才这样问的。你听我说，她是被同居的靴匠用槌头打破的。她是洗衣女人，他是个靴匠。她——在我已经做了她养子之后——不知在什么地方碰到了这样一个酒鬼，真是她天大的不幸。他常常打她，真的！我吓得肉皮儿几乎要裂开了……”

由于他的直率 ,母亲觉着好像完完全全解除了戒备 ,她心想 ,巴威尔会因为她这样不客气地回答这个怪人而对她生气的——她歉意地微笑了一下 ,说 :

“我并没有生气 ,不过你问得太突然了……这是我去世的男人留给我的礼物……你不是鞑靼人吗?”

他把腿不伸 ,咧开了大嘴笑起来 ,笑得差不多要把耳朵扯到后脑勺上去了。然后又认真地说 :
“暂时还不是。”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俄国人 ,”母亲领会了他的诙谐 ,微笑着解释道。

“这种口音要比俄国人的好听些吧 !”客人愉快地点点头 ,说道 :“我是霍霍尔 ,出生在卡涅夫城。”

“来这住了很久了吗?”

“在城里住了一年了 ,一个月前 ,才进了你们这儿的工厂。在这认识了许多人 ,——你儿子和别人。在这里——打算暂时住一段。”他揪着胡子这样说道。

母亲对他喜爱起来 ,因为他赞美了自己的儿子 ,便想酬谢他一下 ,于是她说 :

“喝杯茶吧?”

“怎么 ,先请我一个人吗?”他耸着肩膀回话。“等大家都来了 ,您再请客……”

这句话又使她重新想起了方才的恐怖。

“但愿大都和他一样 !”她热切地这样希望着。

门洞里又传来了脚步声 ,门被很快地推开了。母亲又站起身来。但是 ,叫她着实吃了一惊 ,走进来的原来是一个个头不高、长着一副乡下姑娘的单纯面孔、留着一根亚麻色粗辫子的姑娘。她低声问道 :

“我迟到了吧?”

“哪里 ,不迟 !”霍霍尔望着房外回答。“走来的?”

“当然。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吗?您好!我叫娜塔莎……”

“父名呢?”母亲问。

“华西里也夫娜。你呢?”

彼拉盖雅·尼洛夫娜。”

“好 ,我们认识了……”

“喂 !”母亲微叹似的应了一声 ,含着微笑望着这个姑娘。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 ,问她 :

“冷吗?”

“郊外很冷 !风大……”

她的声音圆润而晨晰 ,嘴巴很小 ,有点鼓起 ,她周身滚圆而且健康。脱了外套 ,她立刻用她那双被寒风吹红了的小手用力地磨擦绯红的脸颊。长稠皮靴的后跟很响地踏着地板 ,急急地走进屋晨来。

“连套鞋都不穿 !”这个念头在母亲心里一闪而过。

“是啊 !”姑娘颤抖着 ,拖长了声音说。“冻僵了 ,哦 !”

“我马上就烧茶炉去 !”母亲快步走向厨房。“一会儿就来……”

她觉得这个姑娘她早就认识 ,好像早就对她怀着一种母亲般的善良而怜惜的爱 ,她不断的含着微笑 ,倾听着房间里面的谈话。

“你为什么这么烦闷 ,那霍德卡?”那姑娘问道。

“唉，——是这样。霍霍尔低声作答。“这位妈妈的眼睛好看得很，我想，我的母亲大概也有这样的眼睛。我常常想起母亲，我老觉着，她或许还活着。”

“你不是说她已经死了吗？”

“那是我的养母。我现在是说我的亲生的母亲。我觉得她是在基辅的什么地方讨饭，喝醉了酒的时候，就被警察打耳光。”

“唉，怪可怜的！”母亲独自想道，叹了口气。

娜塔莎低声地、快速而热烈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就又传来了霍霍尔洪亮的声音。

“嗨，你还年轻，朋友，苦酒喝得还不够多！生儿育女固然不容易，但都人学好却格外困难……”

“嗨，真有两下！”母亲在心里叫了一声，她禁不住想和霍霍尔说些亲切的话。但是，这当口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柯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这个工人区里有名的孤僻的人，他老是阴沉着脸，避开一切人，因此人们都讥笑他。

母亲吃惊地问他：

“你来干什么，尼古拉？”

他用那双大手擦了擦颧骨突出的麻脸，也不寒暄，就闷声闷气地问道：

“巴威尔在家吗？”

“不在家。”

他朝房间里看了一眼，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晚安，朋友们……”

“他也是？”母亲带着敌意怀疑着，当她看见娜塔莎亲切而高兴地向他伸过手去的时候，觉得十分奇怪而惊讶。

此后，又来了两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少年。其中一个名叫菲奥多尔的，母亲认得他是老工人西佐夫的外甥，是一个尖脸盘、高额头、卷头发的少年。另外一个头发梳得很光，样子非常朴实，他虽然不是母亲的熟人，但也不是可怕的人物。最后巴威尔回来了，和他一起，又来了两个年轻的男人。她都认识他们，两个都是工厂里的工人。

儿子对她和蔼地说：

“茶炉已经生好了？那真得谢谢你了。”

“要买点酒来吗？”她建议道。她不知应该怎么向他酬谢那种她尚未理解的事。

“不，这倒不必！”巴威尔面带微笑亲热地告诉她。

她豁然感到，儿子故意夸大了集会的危险，是为了要捉弄她。

“这些就是危险人物吗？”她偷偷地问他。

“就是。”巴威尔走进房间，一边回答母亲。

“你这个人啊！……”她用一种亲切的感叹送走他，心里宽恕地想道：“还是孩子呢！”

远

茶炉烧开了，母亲把它搬进屋来。客人们转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只有娜塔莎一个，手里拿本小书，坐在一角的灯下。

“为了要知道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坏……”娜塔莎说。

“还有，为什么他们本人也不好，”霍霍尔插嘴说。

“……我们应该先看看，他们开始是如何过活的……”

“应该看看，亲爱的，应该看看！”母亲一边沏茶，一面独自说话。

大家静了下来。

“妈妈！你怎么啦？”巴威尔皱着眉头询问。

“我？”她向大家扫视了一下，知道大家都在看她，她不好意思地辩解道：

“我，不自觉地说出口了，就一句——你们应该看看！”

娜塔莎笑了，巴威尔也咧开嘴笑了，霍霍尔说：

“谢谢，妈妈，谢谢你的茶！”

“没有喝，就谢谢？”母亲说着，又望着儿子问道：

“我在这儿碍事吧？”

娜塔莎回答说：

“你是主人，怎会碍客人的事呢？”

“于是就又像小孩似的可怜巴巴地央求道：

“喂，快给我点茶吧，冷得我全身发抖，腿都冻僵了。”

“就来，就来，”母亲匆匆地答应着。

喝干了茶，娜塔莎大声地透了口气，把辫子甩到背后，开始朗读那本黄皮带图画的小书。

母亲很小心地不叫茶杯发出声响，一边倒茶，一边听那姑娘流畅的念书声。非常清朗的声音。和茶炉的细小而沉稳的歌声合在一起，在房间里，食肉寝皮的野蛮人的故事，恰似一条美丽的丝带在蜿蜒着。她所读的，和童话是一样的东西，母亲几次朝儿子望望，都想问他在这种历史里面究竟有什么可禁止的呢？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听这故事听得疲倦了，便开始悄悄地观察这些客人，而且不让他们发觉。

巴威尔和娜塔莎并肩坐着，他比谁都长得好看。娜塔莎低低地俯在书上，时不时用手撩开那滑到两旁太阳穴上的头发。她常常地抬起头来，她那和善的眼睛望着听众，压低嗓音，不看书本，说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霍霍尔把宽大的胸脯靠在桌子角上，斜着眼睛在观看自己那揪得下垂的胡须。

级索夫希诃夫将手掌支着膝盖，像木头人一般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他那张嘴唇很薄眉毛稀少的麻脸，像一副假面具似的一动不动。他那眨也不眨的细眼，顽固地盯着映在那个发光的铜茶炉上的自己的影子。他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小小的菲佳听着朗读，无声地歙动着双唇，仿若是把书里的话在心里又重复一遍。他的朋友把臂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支住腮帮，弯着身子，沉思地微笑着。

和巴威尔同来的，有一个是红锱卷发，长着一双快活蓝眼睛的小伙子，他大概是想找空儿说点什么，所以不安地在那里动弹着；另外那个浅色头发剪得很短的，用手摸挲着头，在那注视着地板，看不见他的脸。

房间里使人觉得特别舒服。母亲感受到一种她从来不曾经验过的特别空气，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她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老是散发著腐臭的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她一想起这些，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她的心。

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那时的求婚。

在一个晚会上，他在黑压压的门洞里抓住了她，用整个身子把她靠在墙上，闷声闷气发发怒般地问着：

“可以做我的老婆吗？”

她觉得疼痛而且屈辱，但是他用力地揉搓她的胸乳，粗暴地喘息着，把他湿热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她在他的胳膊里挣扎着，最后终于挣脱到一边。

“哪里跑！”他怒斥道。“喂，不回答吗？”

羞耻和屈辱，窒塞了她的呼吸，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有人打开了门洞的门，他不慌不忙地把她放了。

“礼拜天派媒人来……”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要知道的，不是人类曾经怎样生活过，而是人类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屋子里响起了维索夫希诃夫的不满的声音。

“对啦！”红发少年站起身来，表示赞同。

“我不同意！”菲佳喊道。

争论爆发了，话头就恰似篝火的火舌一样闪烁着。他们在喊些什么，母亲全然不知。每个人的脸上，都闪出兴奋的红光。但是谁也没有生气，在他们的话里，也没有那些她听惯了的激昂的言词。

“在姑娘面前受拘束！”她这样估计。

她喜欢娜塔莎那副认真的模样，她仔细地观察所有的人，就好像这群小伙子是她的孩子似的。

“等一等，朋友们！”娜塔莎突然说，于是大家都静默下来瞅着她。

“主张我们什么都得知道，无疑那是对的。我们应该在我们身上燃烧起理性的光辉，使愚昧无知的人们可以看见我们。对于一切问题，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公正而确实的回答。必须知道一切真理。和一切的虚伪……”

霍霍尔一边听，一边合着她的话音，摇着头打着拍子。维索夫希诃夫、红发少年和巴威尔同来的那个工人，这三个人是紧紧地站在一边的，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不大喜欢他们。

娜塔莎说完之后，巴威尔站起身来，安静地说：

“我们单是希望能够吃饱肚子吗？不！”他坚决地望着他们三个，自问自答道。“我们应该使那些骑在我们头上想蒙住我们眼睛的家伙知道，我们对一切都要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并不是瞎子，不是动物，不是仅仅要吃饱肚子，我们希望过人的生活！——我们应该让敌人看到，他们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苦刑一般的生活，一点也不能妨碍我们和他们一样聪明，而且还要超过他们！……”

母亲听着他的话，心里颤动起自豪感——确实说得有道理！

“吃饱的人多，正直的人少。”霍霍尔说。“我们应该从这种腐朽的生活沼泽朝着未来的真理王国架起一座桥梁。这才是我们的任务，朋友们！”

“斗争的时刻已经到了，再没有时间先把两手治好了！”维索夫希诃夫噙声噙气地反驳。

他们散会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维索夫希诃夫和红发少年两个先走，——这又让母亲觉得不快。

“为什么这么着急！”母亲一边冷淡地鞠躬，一边这样寻思着。

“你送我吗？那霍德卡？”娜塔莎问。

“当然要送！”霍霍尔回答。

娜塔莎在厨房里面穿外套的时候，母亲对她说：

“都什么时节了，还穿这么薄的袜子！——要是你愿意，我给你打一双羊毛的，好吗？”

“谢谢了！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羊毛袜子扎脚！”娜塔莎笑着回答。

“不，我给你打一双不扎脚的！”符拉索娃说。

娜塔莎微微眯起眼睛看着她，这样凝视使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是出于真心的！”母亲低声说。

“啊，你真是好人！”娜塔莎很快地握了握母亲的手，也同样低声回答。

“晚安，妈妈！”霍霍尔望着她的眼睛说，他弯下身子，跟着娜塔莎走进门洞里。

母亲望着儿子——他站在房门边微笑着。

“你在笑什么？”母亲很不自在地问。

“哦，我很高兴！”

“做娘的虽然又老又笨，可是要是好事我也懂得！”母亲面带慢色地嗔道。

“那就很好啦！”他搭话说。“请睡吧，时候已经不早了。”

“这就去睡！”

她绕着桌子忙活着，收拾了茶具，心里感到满足，甚至是由于畅快，身上出了一层汗，——她很高兴。因为一切都这样顺利地、平安地结束了。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巴沙！”她说。“霍霍尔非常可爱！”

还有那个姑娘——喏，她真聪明！她是干什么的？”

“小学教师！”巴威尔在房间里踱着步，简短地回答着。

“当了先生，——还这么穷！穿得真糟，——衣服全破了！这样很容易患伤风感冒。她的父母在哪里？”

“在莫斯科！”巴威尔说着，走到母亲对面站住，严肃地压低声音说：

“告诉你吧，她的父亲是个老板，做钢铁生意的，有好几所房子。因为她走了这条路，就被她父亲赶了出来。她可是在不愁吃穿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娇生惯养，要什么有什么，但是现在啊，她得在夜里走七俄里，……独自一个人……”

这倒叫母亲大吃一惊。她站在屋子中央，惊奇地耸动着眉毛，毫不作声地望着儿子。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追问：

“回到城里去？”

“回到城里去。”

“唉呀！不害怕吗？”

“她就是不害怕！”巴威尔苦笑了一声。

“为什么要这样？留她在这里过夜，——和我睡在一起就行了！”

“那不方便！明天早上这儿的人会看见她，这对我们没什么必要。”

母亲思索着朝窗外望了一下，低声问儿子：

“巴沙！我真弄不明白，有什么危险和值得禁止的呢？不是一点坏处都没有吗？”

母亲对此感到不解。她很想从儿子嘴里得到明白的答复。

他静静地望着她的眼睛，断然地回答道：

“坏处是没有。但是，在我们大伙前面，却有监牢在那儿等着。妈妈，你应当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

她的两手战栗起来，她压低了声音说：

“也许……老天会保佑，总有法子可以避免的吧？……”

“决不会有的！”儿子亲切地说。“我不会哄骗你，没法避免！”

他面带微笑。

“请休息吧，够累的了。晚安！”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走近窗前，站在那望着街上。窗外又冷又黑。天空刮着风，从沉睡的小屋顶上吹下雪来，打在玻璃上，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急切地细语，然后落到地上，卷起一团团干燥的白雪顺着街直滚。

“耶稣基督，可怜可怜我们吧！”母亲悄声低语。

在心田里，眼泪在沸腾，对于儿子那样镇静地、自信地说出的不幸的期待，觉得好像飞蛾一般，盲目地、可怜地在那里颤动。在她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坦的白雪旷野。混着雪粉的白风，发出刺耳而尖厉的嚎叫，狂奔着，来回窜腾着。在雪野之中，只有一个青年姑娘的黑小的身影，拽曳般地在那移动。冷风纠缠她的脚，鼓起了她的裙子，冷得刺人的雪片，纷纷掷在她的脸上。行进非常困难，她的小脚陷进雪里，又寒冷又可怕。她的身体微微向前，——恰如昏暗的原野上面的一棵被秋风猛烈地吹打着的小草。她的右边，沼泽之上，森林如黑墙一样站在那里，光秃细长的白桦和白杨凄凉地摆动着。在遥远的前方，茫然地闪跳着城里的灯火。

“上帝啊！可怜可怜她吧！”由于恐怖母亲颤抖了一下，悄悄自言自语。

苑

是子如同珠似的，一天跟着一天滑过去，串成礼拜，再串成月。每逢礼拜六，大家伙都在巴威尔家里聚会。每个聚会都像一道坡度很平的长梯子的一个阶梯，——阶梯一步一步地令人向上，引导着他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朋友，符拉索夫的小屋渐渐地觉得狭窄而且气闷起来。

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又冷又累，但总是活活泼泼地有不尽的欢乐。母亲替她织了袜子，并亲自替她穿在那双小小的脚上。娜塔莎开始一直笑着，但过了一会，忽然沉静下来，她思索了片刻，低声说道：

“我有个保姆，——也是特别慈善的女人！多么奇怪，彼拉盖雅·尼洛夫娜，工人们虽过着这样困苦和被压迫的日子，可他们却更富有人情味，更善良，比那有钱的人！”

她把手挥，指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您真上个苦命人！”符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她有点词不达意，说不出想说的话来，她望着娜塔莎的脸，心里有一种要对她感恩的心情，她叹了一口气，忽然沉默下来。母亲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那姑娘低头沉思面含微笑。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是一点都不要紧的。我父亲是一个粗野的人，哥哥也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那是个非常有钱、却无聊而贪心的家伙。母亲——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个老实人。像小才鼠一般的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偶尔，我很想见见我的母亲呢……”

“啊哟，你真够可怜的！”母亲悲哀地摇摇头说。

姑娘忽然抬起头来，似乎要驱除什么似的伸出手来。

“哦，不！我常常感到这样高兴，这样幸福！”

她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明亮地闪动着光辉。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生动的声调说：

“要是你知道……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一种亲切羡慕的感情，触动了符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伤地说：

“在这个上头，我太老了，又大字不识半个……”

巴威尔的论说越来越多，争辩也愈来愈强烈，——人也瘦多了。母亲觉得，当他和娜塔莎谈话，或者盯着她的时候，他的尖锐的目光立时就变得柔和了，声音也亲切起来。甚至他整个人都变得单纯了。

“上帝保佑他！”母亲想着。暗自微笑着。

每次集会上，一到争论激烈而狂热的时候，霍霍尔总是站起身来，像钟摆一样地摇着身子拿洪